

不敢忘怀的成启宇先生

■ 顾久

成启宇先生是父亲顾光中的老朋友、家里的常客，长我父亲两岁，我叫他“成伯伯”。他应该是在看着我长大的，但我留心关注他，却是在读大学时。那天，他朗声叫我小名：“久久，你应该准备继续读研究生啊！”我问为什么，他像是在石头上雕刻文字般用力地说：“你的教育还没接受完嘛。”

这就真切在我心上了，大学毕业就到山东大学念硕士，每个假期都到贵州大学看望他。那栋两层的旧木楼现在早已拆除，当时他仍住在楼底梯子转角处的一间小屋内，除却四壁书籍，只有一间小床、一张旧写字台和两把破藤椅。引人注目的是，进门处那张亲笔书写的告示，“图书概不外借”。

架上主要是历史和民族学方面的，每本均用牛皮纸精心包起来，书脊和封面用他瘦劲的楷书题写书名和作者——夏曾佑、柳诒征、吕思勉、陈梦家等人的名字，我就是在他刚劲的字迹上记住的。有趣的是，每本书扉页上都一丝不苟地贴着购书时的发票，我细翻，其中竟有民国时期的。我想，也许是他当图书馆馆长身份养成的习惯吧？

听说，他这个图书馆馆长当得无情又有情，让人讨厌又敬重：每天提前到岗，开馆时准时立于门口守候，凡迟到工作人员均罚站10分钟。冬天他在古籍书库，有人见老头可怜，为他烧一盆炭火送上。成伯伯勃然大怒，斥责道：“难道不晓得一氧化碳会损坏古书？与其如此拍马，不如读点书去！”到外文书库时，有人来借，他要用外

语问相关问题，答上来者，不光这本，他还热心介绍其余；答不上来者，就肃然拒绝：“你不要糟蹋它，这是国家用宝贵的外币买来的！”听说，以至于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落实政策，图书馆有几个人联名上书，拒绝这“倔老头”继续当馆长云云。

还听说，1925年成伯伯在贵阳读师范，当时外国人在上海杀中国学生，贵州学生就组成“学生沪案后援会”，成伯伯是贵阳“五校学生联合会”发起人之一。此中与舅舅考取北师大，父亲考上北大。毕业后就遇上抗战爆发，当时的知识分子笃信教育能救国，于是父亲受聘到湄潭任教，舅舅在贵阳办学，成伯伯则回到家乡石阡县。每年共付出35万斤，办起一所行健小学——源自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贫困学子，不光免费，还在他家吃饭。国民党倒台前，风雨如晦，据说成伯伯常在白日打着灯笼行走，逢人问，则答曰：“暗无天日！”解放后，他当选为石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、铜仁地区政协副主席等职。

或许因为当过县长，改革开放后，他想发展石阡的温泉旅游业。一次，我见他约来县里主要领导，小小的屋子一下子挤满了人。我坐在藤椅上，望着那群汉子的背影。他们簇拥在小床上的石阡地围边，或立或坐或半跪在床边，恭听“老县长”（他们称呼他）策划通往温泉道路怎样修，经费何处来……然而平时小屋是冷清清的，他孑然一人，生活简单，缺乏照顾。有

一次，我很吃惊地看见他坦然地从一小罐猪油中舀出一勺，抵在嘴里，再用开水冲下。另一方面，从上世纪70年代末直到逝世，他都在“听”听说，以至于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落实政策，资助农家困难的孩子读书。我分明知道他是有老婆和孩子们的，回故乡务农去了。他是多届省政协常委、政协副主席唐弘仁等几位老政协曾联合上书，希望上级能调其家人照顾他，母亲还要我见他时提及此事，让他自己也努一把力。但每当我提及此事，他都决然打断说：“不讲这些，我们来谈学术。”

成伯伯谈的学术，有少数民族文化。他说自己是氏羌后裔，要看他的面貌——高鼻梁、卷发发，还说他的远房伯伯曾上去简直就像外国人；他说在贵州应该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，希望我从山东大学学成后到新创办的贵州民族学院任教……他谈的学术，还有贵州历史、方言、风俗。还说夜郎故地，他以为应该是游耕的方国联合体，不像后来成熟的国家有定居之所；有次，还双目炯炯地看着我，要求我有空沿着都柳江实地漂流下去，他认定所谓“群荆”，一定是这条江边一座像系船柱的山峰，称自己老了走不动啦……

除了学术，他还谈朋友，如在北师大与同学、著名散文家吴伯箫一起办校刊，因为进步被右派学生打伤。还谈及我的父亲：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很喜欢父亲，让自己的法国太太每周义务给父亲补课，希望他能到法国留学再回来任教。父亲学得很卖力，但临办手续时“九一八”事变，父亲说自己学的鱼类学对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没

有帮助，还是把钱留给其他专业的同学吧，从此没有出国。成伯伯说到这些，眼里似有晶莹的泪光。我感觉得：他是想把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输送到我的心底去。

一次我问他，为什么一本书都不外借，以后留给他的孩子们吗？他含笑轻声道，他死后，要把这些书赠给他办的行健学校。但是在临终之前，或许因为这些书高深而不适合农村小学的孩子，又改遗嘱，全部赠给家乡石阡县档案馆了，共一万多册。这是最牵动他情感的唯一家产。

成伯伯逝世时，我没在。听说县政府送了副挽联：“一生正气日月，成公哪里会死？呕心沥血为乡梓，先生无愧永生。”而乡亲们为纪念他，捐资为他塑了一座像。可惜这座塑像因为重建学校时暂时拆掉了，但这一“暂时”，迄今也没有重建。其实，成伯伯的祖上成其理，是清代“石阡三杰”之首，在鸦片战争时任两江总督，力主抗英，以身殉职，诗文书画也都极好。

赵运乾同志撰文纪念他的这位恩师，到石阡档案馆翻他的图书和日记等。回来对我说，其中常提到“久久”，问那人是不是我。我听了，想放声哭一场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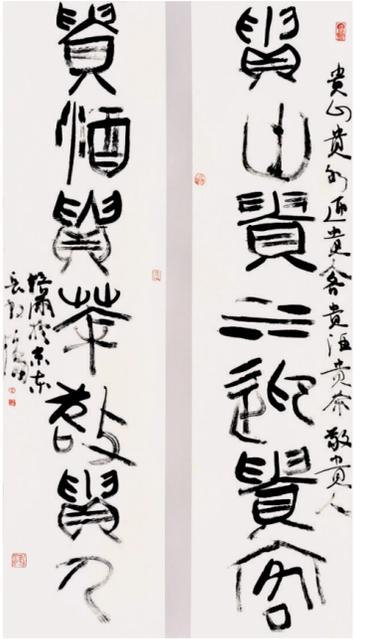
成启宇伯伯是一个我不能忘，也不敢忘的父辈。记住了他，就保有了做人的纯粹与赤诚；今生有成伯伯这样的榜样，便有了满满的正义感，生命从此不敢苟且……

（作者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，贵州省文联原主席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，《贵州文库》总纂）

国内百名书法家名家赞贵州



中国书协第六、七届理事 朱兴贤 书



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西冷印社理事 朱培尔 书



国画山水 陈光荣

蛙声阵阵廖家山

■ 胡启涵

一阵轻雨后，大山里的清新被一群鸟儿叫得草木皆知。轿车越过一个山脚，贵州省凤冈县进化镇红安村廖家山千亩梯田就全现眼前。满目墨绿喜人的秧苗，阵阵的蛙声，让丰茂的大山顿时生动起来。

红安村廖家山梯田，层层叠叠，如一卷大号轴顺着山势渐次展开。水田里已插满了秧苗，被山风侍弄得绿意荡漾。72岁的村民廖大爷刚从我祖上于明代永乐年间来到这里，已居住了600多年。祖上代代依山造田，家家仓廩丰实，现在全家69户人家有2450多丘梯田，有足足的千亩。能产20担谷子的水田不多，最小的水田根本无法用耕牛去犁，每年只能用钉耙代耕。村民们最形象的表述是：大田用牛犁，小田用钉耙；大田把马粪，小田斗笠盖。廖家山的大村世代居住在山顶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浓雾缭绕中，鸡犬之声在看不见的地方响起。村民们出门就可俯瞰层层梯田，一坡到底有梯田就像放在院边一个个饭碗，随时都盛得满满的。他们像疼自家的娃儿一样，每一丘田都取有一个朴实的名字“坛子田”“五指田”“弯丘”“方丘”“大碗田”“小碗田”……

“仓中有粮心不慌，荒了田就丢了庄稼人的本分。”皮肤黝黑的廖大爷说起自家的水田越说越来劲，“我家6口人，大大小小共有24丘田。”为了让自家的“田耙儿”能年年插上秧，每年开春后，廖大爷与儿子都会为种与不种、划算与不划算产生分歧，父子的争执只是春耕前的一段插曲，每年田里依然是满载满插。在廖国意心中廖家山的梯田一捧泥一碗米，一丘田一间仓。田不能荒，田里出来就是天地道理，再费劲也不能落荒。廖大爷满脸悦色地说：“现在种田划算，政府每年把种子、肥料送到家门口，又不交公粮。犁田也换成了机耕，犁一天当牛犁三天。今年栽秧时政府还组织春耕志愿者来帮忙，我家的田一天就全栽上了。”寨上的年轻人在父亲身上，都明白“田荒心慌”的道理。每年开春后便从外乡赶回来，帮家里犁田插秧，结束后就交给家里的老人看管，然后再出去打工挣钱，秋收时再回来突击收割。现在，家家都有了轿车，远在天涯也能听到家里稻谷成熟后的味道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，为了让廖家山油沙米走向品牌化和规模化，凤冈县政协找来合作企业，来到廖家山实地考察后，高价预购了还未

出田的稻谷，使深山里的油沙米，转身成了“国王的女儿”。廖家山梯田四季风景各异，春看翠绿、夏听蛙声、秋赏稻香、冬观水田，每个季节都有游人前来观景，是摄影者创作的理想之地。在今年的乡村振兴工作中，村委推出了农旅一体式的乡村旅游，已在山脚处修建了一个观景台，方便各地游客观景和拍照。由于游人日渐增多，小廖夫妇又开窍了，将父母居住的木房子，改造成了一家农家乐餐馆，计划在今年秋天，村委举办“抬谷子，尝新米”收割活动时开始营业。

大山里除了悦耳的鸟鸣蛙叫外，还有几道山泉顺着山沟任性地向谷底，从未干涸过，名字一律叫“长流水”。水是从大山的岩缝里渗透下来的，汨汨、涓涓、淙淙、潺潺，都与它的流淌有关。旱时灌溉，涝时排水，使子梯田年年丰收。秧苗的长势正好，顺山而下，绿意盈盈，如一张偌大的挂毯，让梯田的层次感更加明显。山风吹来，满山的梯田增添了不少绿色褶皱，随风起伏。山风每天都从廖家山路上过，抚摸一遍青青的秧苗后，大山又沉浸在一片恬静中。蛙声依然响起，如催人的鼓点，与众多蓬勃的生命一起奔向丰硕。

“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。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写的《八阵图》，其实就是八卦图，里面说的事情真不真，我不断言。但是贵州省黔西市钟山镇猫山村八卦古寨却是真实的，一点不假。

从黔西市城区去猫山村，10余公里沥青路，车行方便也不算远。到猫山村八卦古寨，环境优雅，巷曲幽深，古朴庄重。整个民居建筑布置为八卦图，八卦古寨因此而得名。当地人家谱书记载：明洪武年间，朱元璋调北征南时，王、李、郭、蒙四姓于1630年前后从江西入黔，定居于猫山村。进寨之初四姓人家按照各自的姓氏吉兆来布局祖屋的方位，由此四大板块就形成了八阵图雏形。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建筑，让所有的房屋连篇构筑，排除孤零的人家。让内部巷道相连，纵横交错，家家户户相通，形成点、线、面的防御体系。这些防御体系就是户与户的外墙，用石头垒砌连接起来的巷子。石头垒砌采用干砌法，不使用任何粘合剂，且排列有序。又在古寨四周种植梨树，形成一个“八卦大梨园”，恍如迷宫。现在除了新建房屋在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外，仍有100多户的老房子布局基本保存完好，构造具有强烈而神秘的军事色彩。

■ 楚河

强烈神秘的也是人们感兴趣的，就是干砌法砌成的石头巷子，300多年没有倒塌，上面长满青苔。抬头观看，石头排列有序，据说这石头里有秘密，要八卦古寨里的人才能明白里面隐藏的奥秘，外人不经点拨化是看不清里面秘密的。看不懂里面的秘密，就会容易在迷途。如果是第一次进寨，很难寻找方向，似乎哪里都是相同的弯弯，都是相同的房子，都是热情的农家。强盗不会光顾这个地方，一旦进入寨子就逃不出来。至今八卦寨有“平安寨子”之称。

当然，跟着寨子里的人行走，他们会带你从寨子“巽”门进，让你四周观望，周围的坡头，独特的民居、文化，以及宽广的田间，春来水波荡漾，秋来稻谷金黄，寨子下方的荷花田等，让你体验八卦寨历史的厚重和物物人情。八卦古寨居民原为水族，后来专家通过语言、服饰、风俗习惯等认同识别改为布依族。他们很喜欢唱山歌，开口即是歌，流畅如溪水，平仄押韵，巧然天成。

每一年的六月六，寨里面山歌悠悠，都是对歌的男女老少，他们身穿布依族服装。坐在石头巷口，或者小桥上、柳荫下，女生手上缠绕花帕子，男生手里拿花腰带，对歌的架势就这样拉开。你听：“一棵竹子绿茵茵，手拿金杆来接人。中间挑起红毛线，轻轻松松刁难人。”这样具有诗意的山歌，随便在寨里就能听到。

其实，我最喜欢的还是寨里人的纯朴，这纯朴是带有泥土味儿的，让人有一种亲近柔和之感。不论你走到哪一家，门始终是开着的，好像就是为了等你的到来而打开的。进门一杯热茶、一盘瓜子摆在你的面前。主人就陪你唠嗑，话语纯朴，厚道热忱。这不，一会村里的姑娘们就会来，把你团团围住，说她们有趣的事儿，说昨晚梦见文曲星下凡，今天你就来了。我去的时候是节日，寨里打糍粑。就在院坝中间放一个很大的簸箕，把糍窝放在古寨的楼楼下，你打糍我接着上。一边还有姑娘媳妇的山歌助兴，让打糍粑的人不觉得累。糍粑打好了，一个圆圆的就放在你面前，外加一碗白糖，不吃不行，羞答答的姑娘看着你。人家好心为你打的为你捏的，你忍心浪费人家的热情吗？吃了糍粑，就是喝酒。古寨人喝酒就是他们自己烤的糯米酒。这种酒放开喝，敞开心怀喝，没有事儿的。它是本地纯天然酿成的，酒的度数很低，大约八度左右，口感微甜，有一种发酵的香味。一碗下肚，觉得五脏六腑都通泰，心里热乎乎的，嘴里润呼呼的，不觉得辣，也不觉得苦，心情无比畅快。

在八卦古寨，会经常听到铜鼓声和琵琶声，和悠扬的笛声。古寨人很爱乐器，他们玩乐器是世代相传。先说他们的铜鼓吧！相传，在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时，铜鼓作为战鼓而制，南征胜利后，布依人认为胜利是因为有了这战鼓，故把这鼓叫做“安悠”，汉语就是“胜鼓”之意。如今古寨人喜欢敲打铜鼓。古寨的布依磨经，是毕节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就是在铜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

八卦古寨的人好文化好，生态保护也好。寨子的古树，地位崇高，受到人们的崇拜。这样的风俗习惯，带动家家户户爱护生态。因此，从远处看寨子，就是一片绿荫；每一条路口、每一家的院坝，都是绿绿的树。

自然风光优美，文化氛围浓厚，让这块古老的土地熠熠生辉。

二台坡看山

■ 李光文

二台坡是赫章东南部的一处高原台地，是阿西里西大草原的核心区域。这里万峰簇集，山脉连绵，山势雄浑，山体奇秀。既有乌蒙山脉的磅礴，又具丘陵地貌的俊逸，让人百看不厌，常“读”常新。

二台坡的山，独立成丘，形断意连，互为呼应。似玉母随手撒落的珠串，抑或玉帝信手皴染的逗点，无论大山小丘，皆浑圆绵缓，错落有致。放眼四望，峰峦密实处，小丘前呼后拥，如群龟下坝，似龟鳖叠奔涛。岔头稀落处，则孤丘兀立，一山成景，像雅士戴冠，如状元官帽，似天际层林。极目处，青峰层叠，绵亘天际，酷龙鳞翻卷，类玉笏擎天……它们各具形态，一个个、一列列、一群群地随意排列组合，彰显出这块台地独有的辽阔迷幻。让游客悠然心生景仰。

在磅礴乌蒙，有这样一拨温柔驯服的山，实在是一种福祉。这些山丘，自造物开始，就注定是一种陈设和铺垫。在这里，它们一改惯

有的嵯峨峭拔，陡然间变得小巧玲珑，俨然一个个天然观景台，供人登临极目。这些山丘，高不过七八丈，宽仅仅数十米，山骨皆为石灰岩。周遭孔窍密布，竹树丛生。只需三五分钟迂回攀爬即可到达。站在裸石历历的丘顶上，丝毫感觉不到危乎高哉的惊悚胆寒，相反无意间还获得了航拍视角。此刻，俯瞰二台坡，就像欣赏一株生机盎然的盆景。四周青峰错落交织，中部台地坦荡无垠，其上牧草青青，牛羊成群，阡陌纵横。山丘间平坦的山坳口上，有牧道驿路逶迤穿插。这些道路，丝线般交织回环，连接着旷野上的天坑、溶洞、湖沼、山溪、飞瀑、湿地，一直通往山坳里的村庄、屋舍、公路，消隐于烟岚薄雾中。极目群山，但见云岫出身仙境，物我两忘。

二台坡的山，笃定敦实，圆润是它的外表，清秀是它的灵气，磅礴是它的胸襟，连绵是它的禀赋。它们厮守着晨昏，与雾雨阳光相融，与蓝天白云相拥，与牛吟马嘶相伴，将博大与兼容展露无遗。在这里，可以让想象长出翅膀，随之遨游。比如三丘并列，状若笔架的情侣架山；两山相向、高矮相偕的倩笔山；山体圆如磨盘的磨盘山；山脊中部裂出一道缝，恍若刀劈刃斫的张口岩；白石耀眼的大白岩；酷似龙头的龙头山；状似龟龟的寿龟山。当然，还能看到声名赫赫的韭菜坪、万峰林和石板河……在这里，山山有来历，处处有佳景，等着你去亲近去探寻。

二台坡的山，物产丰饶，魅力独特，气象万千。万峰林的云海日出，大海子的湖光山色，草原小集的天坑瀑布，张口岩畔的幽谷清潭，还有鸳鸯湖、波浪岩、观景台、露营基地，每一处都令人流连忘返。小丘深谷，珍藏着琪桐、红豆杉、板栗树、福建柏、滇藏木、紫荆、木荷、榉树、猕猴桃、枫树、青岗栎等稀有乔木。也生长着茅栗、高山栎、十大功劳、羊奶果、一扇花、葡萄、杜鹃、火棘、黄杨、石楠、女贞、三颗针、山苍子、刺五加、香叶树、八角、桦

树、山胡椒等独特灌木。还孕育了天麻、续断、龙胆草、独脚莲、竹七参、党参、金银花、常春藤、爬山虎、葛藤、何首乌、山乌龟、八月瓜、天泡果、高山石斛、兜兰、老虎姜、水葵花、一朵云、黄精、何首乌、山乌龟、淫羊藿、天里地白、蜘蛛香、雀不沾、刮针棒、一扇花、包包菜等奇药灵草。匿藏着锦鸡、岩羊、獐子、野猪、麝、羊、岩燕等珍稀动物——尽管它们藏身深山老林，可幸运时，也能与之不期而遇。

二台坡广袤的山，不仅养育了黑山羊、跑山猪、核桃猪、苦荞酥一类山货土产，还生长着走心悦耳的铃铛舞、敬酒舞、撒麻舞、月琴舞、芦笙舞、迁徙舞。当然，还承载着大海子、小海子等民族村落——它们在这块高原台地上，呈现出别致的美，可以安放你出窍的魂魄和游离的乡愁，让你在暖人篝火、铿锵舞步和袅袅炊烟中流连。

二台坡，乌蒙高原上的丘陵地带，一处看山赏景的胜地！想必，它已嵌进了你的心底。